

由县档案馆推出的“‘古桐江山’档案文化丛书”第一辑《桐庐简史》，近日已正式出版发行。该书由本县知名作家、学者、县档案馆特约研究员董利荣先生撰著，著名作家、学者梁衡先生题写书名。

《桐庐简史》由“远古遗迹”“汉魏风骨”“唐风宋韵”“元明清风”和“往事今忆”五章组成。《桐庐人文》专栏继续刊载中文文章，向读者生动呈现桐庐悠久的历史文化。

## 唐风宋韵（一）

### 来过桐庐的唐朝诗人

桐庐天下独绝的山水风光、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和独领风骚的钓台胜迹，吸引了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来此驻足。例如，山水诗鼻祖南北朝时的谢灵运就在桐庐创作了《富春渚》《七里濂》《初往新安至桐庐口》等多首诗作，因而桐庐也是我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之一。

究竟有多少知名的唐朝诗人来过桐庐？有人说50余位，有人说70余位。我以为将近百位。前些年建德市政协文史委编了一套《严州诗词》（上下册）和《严州诗词统鉴》（上中下三册），其中收录唐朝诗人百余位，这些诗人中尽管有部分没有留下桐庐诗作，但我推想他们应该到过桐庐，至少途经过桐庐。而来过桐庐当时写过诗却因故没有留存作品的诗人，我想应该更多。

来过桐庐并有诗作流传下来的唐朝诗人有近百位，著名的有孟浩然、王维、李白、崔颢、刘长卿、严维、孟郊、张继、韩愈、张籍、白居易、张祜、杜牧、李颀、陆龟蒙、罗隐、吴融、杜荀鹤、韦庄、王贞白、皎然、贯休等。唐朝三大诗人中的李白和白居易都来过桐庐，并写下多首诗作。李白的《古风》《酬崔侍御》、白居易的《宿桐庐馆同崔度醉后作》（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），都是桐庐诗中的名作。

来过桐庐的唐朝诗人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：

# 唐朝桐庐画不如（之三）

董利荣

第一类是在睦州做过官的，如刘长卿、杜牧。

刘长卿写有《奉使新安自桐庐县经严陵钓台宿七里滩下寄使院诸公》《送张十八归桐庐》《严陵钓台送李康成赴江东使》《严州陵东送马处直归苏》等诗，从题目便可想见他当年在桐庐的一些活动痕迹。

杜牧除了写有著名的《睦州四韵》外，另一首著名的桐庐诗便是《夜泊桐庐先寄苏台卢郎中》：“水槛桐庐馆，归舟石系根。笛吹孤戍月，犬吠隔溪村。十载违清裁，幽怀未一论。苏台菊花节，何处与开樽。”

第二类是曾经隐居于桐庐的诗人，如严维、皎然、贯休等。严维是唐越州山阴（今绍兴）人，曾隐居桐庐，是章八元的老师。严维写有脍炙人口的《发桐庐寄刘员外》一诗：“处处云山无尽时，桐庐南望转参差。舟人莫道新安近，欲上潺湲行自迟。”

皎然本姓谢，是唐朝一位诗僧，湖州长城（今长兴）人，他在桐庐久居后写有《早秋桐庐思归示道谚上人》一诗：“桐江秋信早，忆在故山时”与“可即关吾事，归心自有期”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故乡故土的思念。皎然的另一首《夏日题桐庐杨明府凉凉山斋》，写了他与桐庐与友人交往的情景。

另一位唐朝著名诗僧贯休是兰溪人，俗姓姜氏，他曾写有《桐江闲居作十二首》，一看题目便知他在桐庐隐居时悠然自得的生活情景。

第三类大概是来桐庐凭吊严光、游览名胜、探访故人的，这一类占绝大多数。

《严州诗词》共收入唐诗355首，其中单单严光与钓台入诗题的便有30首，如张继《题严陵钓台》、陆龟蒙《严光钓台》、杜荀鹤《经严陵钓台》、王贞白《题严陵钓台》《钓台》等。而题目没有出现钓台，诗中写到钓台的则更多，比如李白的《古风》，主题就是歌咏严子陵的：“昭昭严子陵，垂钓沧波间。”探访故人的如崔峒的《题桐庐李明府官舍》、孟郊的《桐庐山中赠李明府》、许浑的《赠桐庐李明府先辈》等。

再有一类就是途经桐庐，留下诗作的诗人。

如孟浩然《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》、权德舆《自桐庐如兰溪有寄》、张佑《夕次桐庐》、李郢《友人越路过桐庐寄题江驿》等，都告诉我们这些诗人至少曾经路过桐庐。

来过桐庐的唐朝诗人写了如此众多的桐庐诗作，实在是桐庐之幸。

在此有必要着重说一说李白诗歌中的桐庐元素。

李白诗歌中与桐庐相关的诗就有12首，这些诗大多又跟严子陵跟钓台有关，我想与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经历相关，他在称颂严子陵的同时，表达自己“永愿坐此石，长垂严陵钓”的愿望。我曾经在《好一

个“桐庐色”》一文中写有如下一段：

桐庐山水因为有严子陵的隐居故事和谢灵运的最先推介，连最伟大的唐朝诗人李白也喜爱有加。李白有诗云：“严光桐庐溪，谢客临海峤。”（《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》）他又在《宣城青溪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青溪胜桐庐，水木有佳色。”尽管诗中赞美的是青溪，但它用桐庐反衬之，同样说明桐庐水木有佳色。这正如毛泽东诗句“莫道昆明池水浅，观鱼胜过富春江”一样，说明富春江观鱼自古称绝。又如人们赞美一个女子说地比西施还漂亮，绝对没有贬低西施的意思。

由此可见，李白对桐庐山水人文的赞美溢于言表。除前述“桐庐”“桐庐溪”地名外，据申屠丹荣先生考证，李白诗中用到的关联桐庐的地名还有“富春山”“七里濂”“严光濂”“严湍”“子陵湍”，共7个。从中更可见他对严子陵的崇尚。

由于李白的桐庐诗几乎都是咏史怀古、赠送友人的，而少山水名胜行吟诗，引发某些人对李白究竟有无来过桐庐游过钓台的争议。为此，申屠丹荣老先生写有《李白有否到过桐庐考》一文，从四个方面考证李白到过桐庐，有一定道理，只是每一点考证都是推测，说服力不够强。但我想，有李白那些关于桐庐的诗在，追究他有无来过桐庐，其实意义已不大。

## 兰石斋杂记（二十九）



我的老师寿崇德先生是浙江有名的书画收藏大家，在跟随老师的三十多年里，看过老师不少收藏品，记得第一次去严州师范老师家里，书房里挂着的是弘一法师的绢本书法“大慈广严法华经”，卧室一隅挂着大幅张大千“华山图”，落款题有“崇德方家正指”；一边挂着张宗祥书法，对联四尺长，合璧裱在同一幅，落款题着“崇德道兄补壁”。在画册、碑帖都缺少的年代，第一次看到如此副迹，真的是一辈子忘不了！

在从事书画经营的二十多年里，经常会碰到咨询书画真假的事，个人认为书画鉴赏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，通过多年实践，以中医理论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四字来解释也是一件有趣的事。

望：首先看作品的气息，好的作品，纸墨精良气息纯、题款用印有讲究。寿老师曾说：“看一件作品，就像看一个人的脸，这个人身体好，那么脸色就正常，哪怕是感冒，脸色都是与正常人不一样的。”一般拙劣作假的，一目了然（一眼假），因为考虑成本，在使用的材料上会露出马脚。二十年前兰石斋刚开业，当时艺术品市场刚火，有次，我随口问一个古董商人，有没有本地的一个名画家的作品，他拍着胸脯说有的，一个星期后，该人手提密码箱来了，打开一看，整箱的该地名画家作品，我一眼扫去，马上要他关上箱子并送他出门，该人很奇怪，我一幅作品都没有打开看，怎么就送他出门？因为这就是“一眼假”。

闻：打开字画，不管老的、新的都是有气味的，从中可以“闻”（闻气味、听声音）出用墨、用色的好坏，判断纸张、绫绢的老旧。前面故事里刚打开“密码箱”，我就闻到了当时流行的一种墨汁的香味，这是这位名画家不会用的，因为画家已经去世几十年了。碰到高精仿的，材料使用上会尽量与原作靠近，鉴定这种书画，适合寿老师说的这句话，就是找出造假者笔墨功夫的弱点，逐步扩大更多疑点以证其假。现在还有一种宣纸高精复制品的假画，几乎与真迹一致，假如是网上图片，一般人真看不出真假，这类东西用的是现代墨盒打印，可以用“闻”的办法来分辨。

问：问作品的出处，当然有天花乱坠的故事，这要有判断能力，最重要的是向典籍“问”学，多了解背景资料以在现实当中随时使用。要多参观博物馆，储存更多“标准件”的信息。最近上海出现鲁迅书郑思肖《锦钱余笑》诗幅，就有人对印的位置与著录不符提出了异议。名人墨迹收藏家王金声表示，网友依据旧的出版物，上面的印章在印刷时发生移位，导致与原作不符，持假论者即以此为据。殊不知，民国时期印刷制版经常会出现移位。所以说也不能完全迷信出版物。

切：就是多上手，可以多到拍卖会去学习，拍卖会可以调阅作品，这是锻炼眼力、手感的很好机会。记得有一次有个老板要我鉴定一幅古画，包着报纸，我一搭手即说不用看了，假的！老板很诧异，一定要打开看看，打开一看，确实是现在造假古画，为什么呢？拙劣的材料、拙劣的画面、拙劣的仿古与装裱，简直是不忍直视，但在不懂的人眼里真以为是古画。老板不相信我的判断，我只告诉他一句话：“你用力拉一下露出的铜丝……”事实上，丝织品的寿命最多也就是百年，经过几十年氧化，纤维就会脆化折断，正所谓“纸寿千年、绢寿百年”，这只不过是常识而已。至于我为啥一搭手就判断出，我想，假如是古画卷轴，手感肯定是脆的，不会是软乎乎的手感。

以上说道，只不过是书画鉴定当中最浅薄的，也是最实用的方法，只是古画鉴定的第一道门槛。最后需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不要相信卖家说的故事，也不要相信江湖上所谓的“大师”天花乱坠的演说，以免在收藏当中“吃药”。

## 浅谈书画鉴定

蓝银坤

## 去环溪看荷花

范敏

有一次在书房教小孙宝诵读古诗词的时候，突然决定去环溪。

那天教的诗词是汉乐府《江南》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大概是想让两岁半的小孙宝快速记住这首诗，我在读完《江南》后，便用寓教于乐的方法，自问自答地对他讲解了起来：

江南在哪里？哦，原来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江南呀！莲是什么？莲呀，它有很多名字，有人叫它红藕，有人叫它芙蓉，有人叫它荷花，还有人叫它菡萏……噢，这个名字有点难，现在和你说这个还太早，留着下次再教你吧！那么，江南可采莲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夏天到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外面的荷塘里采摘莲蓬，也可以去那里观看漂亮的荷花……

“奶奶，我要去看荷花。”

正当我陶醉在自得其乐的讲解中时，坐在小板凳上，一边听我讲解，一边翻看儿童画册的小孙宝，突然站起身来，扯着稚嫩的嗓子对我说道。

“奶奶，我要去看荷花。我要去……”小孙宝不再配合我的讲解，一个劲地重复着自己的语言。

哦，我们的宝宝要去看荷花。望着他微微蹙起的小眉头，头脑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：现在不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吗？为什么不带他去外面看荷花呢？古人不是说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吗？“我要去看荷花。”他又一次重复道。

“嗯嗯，让奶奶想想，我们去哪里看荷花比较好……哦，有了，让爷爷开车带我们去环溪看荷花吧！”他不再闹腾了，似懂非懂地点起了头。

二

初次去环溪看荷花，是在二〇一三年七月的一天下午，一位文友发出的邀请函。当时我正在阅读金庸的小说《神雕侠侣》，小说开头有一曲欧阳修的《蝶恋花》：“越女采莲秋水畔，窄袖轻罗，暗露双金钏。照影摘花花似面，芳心只共丝争乱……”寥寥数十个字，似一幅曲折深婉的江南采莲图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让我对莲花有了更多意义的喜爱，幻想着，自己有一天也能和书中少女一样，去莲塘采摘莲蓬，抑或观赏荷花。

受到邀请，心情可想而知。记忆中，那天我是驾驶员，文友加同事，一共五个人。一踏上环溪这片土地，我和两位文友便迫不及待地朝着荷花的方向走去，几乎忽略了村庄的存在。

这时，同去的一位男同事，走上前来说，环溪村子虽小，但非常有特色，它背靠天子岗山脉，水流清澈的屏源溪和青源溪，犹如慈母伸出的两条臂腕，将村子温柔环抱。另一位女同事也补充说道，环溪还是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后裔聚居之地，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村内至今还保存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物，爱莲堂、尚志堂、安澜桥、保安桥，这些名胜古迹，都值得一看。

文人自古多情种，一草一木皆入心。听了他们的话，脚步顿时拖沓起来，眼睛也变得不够用了，走走停停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眼前出现一座上面爬满青藤的石拱桥，桥的两头各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樟树，男同事再次介绍说，这就是康熙年间建造的安澜桥。望着荫荫古木，幽幽石桥，思绪被拉得很远，好在前面就是被游人称誉的“十里荷花”。

站在古老的安澜桥上，放眼前方那一片清丽而壮观的荷花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赞叹的神色，纷

纷奔向自己早已锁定的方向，再也听不进任何人的讲解。原来，为传承先祖留下来的“莲”文化，近年来，环溪村民除了在村里创办起“爱莲书社”，还在村前种起了三百五十余亩观赏性荷花，不仅美化了村子，还引来了成千上万的游客。

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亲近大片荷花，惊喜之余，怜爱之心油然而生，一会儿与荷花拍起了合影，一会儿又为荷花拍起了特写，口中时不时还会蹦出一两句古诗：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……这一刻，仿佛自己与荷花融为一体，分不出彼此。

三

再次走进环溪，同样是七月的下午，却与上回有着截然不同的天气。说来也奇怪，上车前还是火球滚动的天空，一上高速，就黑云压城般恐怖起来，隆隆的响雷一声接着一声，不一会又飘起了雨点。我对小孙宝说，我们可以看“却是池荷跳雨，散了真珠还聚”的景色了。然而，还未等我们从雨中看荷的幻想中惊醒，窗外很快亮起了一大片白色，渐渐地，雨点也不见了踪影，老天爷竟然送出一个光线柔和的阴天。

我对小孙宝说，到底是爷爷，只用了二十几分钟，就让我们见到了“十里荷花”。然而眼前的荷花，并非记忆中的模样，三百五十余亩荷田，许多地方已经被玉米、番薯、土豆、芦苇占领，只有安澜桥一带，还种着几十亩荷花。瘦身后的荷花，尽管少了许多仙气，倒也添了不少人间烟火。

好在小孙宝也不怎么挑剔，一看到荷花，就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吵着要自己下来走。雨水清洗过的荷叶，苍翠欲滴，清香四溢，诠释了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”的诗意。一朵朵，一丛丛或含苞、或盛开的荷花，亭亭净植，不蔓不枝，似花中君子，又如水中仙子，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

绕过几道狭窄的田塍，在荷塘中心地段，看见一小片颜色特别艳丽的荷花，便向它走了过去。小孙宝十分乖巧，靠近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时，说道：“奶奶，我要荷花。”就在他伸出小手的一刹那，我忙不迭劝道：“这里的荷花只能看不能采噢！”

“这里的荷花只能看不能采啊？”他天真可掬地看着我，像是在等我的回答。“是的。但宝宝可以用手碰碰它。”听了我的话，一张白皙的小脸顿时生动起来，他又一次伸出小手，轻轻碰了碰荷花的尖尖角。我打趣地说道，这个时候如果有蜻蜓飞来就好了，谁知，他突然蹦出一句，那就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诗句了！天哪，我不禁大声喊了起来，且不说孩子的想象力，单这记忆力，就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

穿行在荷塘东面的小径上，一丛丛、一簇簇的芦苇，根茎挺拔，枝叶茂盛，点缀在疏疏落落的荷岸边，让原本妩媚的荷花显得更加柔美。然而，就在我们举起相机，想与大自然来一次完美拥抱的时候，头顶的天空，突然暗了下来。大片大片的黑云，在远处的山峰上踟蹰徘徊，像是在预谋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雨。老伴说，这次可能真的要下大雨了，还是早点回家吧！

返家之前，我们又一次来到荷花艳丽处，暗淡的天光下，荷花仿佛在渐变，起初是浅粉，转而变成了深粉，尤其是小孙宝触碰过的那朵小荷，还晕染出一点梦幻粉。有时候，觉得荷花就像是上帝派遣到人间的天使，一尘不染，可爱好纯粹，亦如我怀中的小孙宝。

## 稻田之约

孟红娟

风穿过林梢潜入我的书房，深吸一口气，有桂花、稻禾以及野草的清香，这是一封来自秋天稻田的邀请函。

漫溢在秋风里的香气吸引着我走就走，很快我就站在了几千亩金色的稻田间。寒露已过，几千亩稻田横亘在山脚下，阳光洒在齐腰高的稻穗上，金光闪闪。稻田里呈现的一切都是熟悉的，潮湿的泥土、跳跃的蚱蜢和草尖上的露珠，整齐的电线杆以及成群的麻雀，它们都在我年轻的生命里深深留痕。

稻禾的清香引得我向田野深处走去。在一块已收割的稻田里，一群可爱的娃娃拿着画笔，在老师的带领画他们眼中的秋天。蓝天、白云、小河、稻浪、白鹭、气球……五彩的图案，和谐的画面，是孩子们画笔下的秋天。还没欣

赏完孩子们的画，不远处又传来了高山流水的琴音，琴师在给孩子们讲述伯牙和子期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的故事。我混在孩子中间，看脚下的稻田，热情的阳光霎时将我从头到脚全身包裹。

日上头顶，新米宴开吃了。好客的农人将餐桌搬进稻田。稻田里的午餐，将我遥远的童年从箱底下翻出，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收割季，奶奶将母鸡和小鸡装进鸡笼，带它们去稻田吃饭。干硬的稻田里，奶奶戴着笠帽坐在稻草堆上，看小鸡捉虫子、啄稻粒，也看我跟在小鸡后面捡稻穗。“粮丰有信 秋乐无边”，读着这封来自秋天稻田的邀请函，我把稻田的故事写进我的文字，那里溢满了阳光和稻香。

（转载自《新民晚报》2024年10月12日第13版）

## 梅蓉

杨东增

十月。开车驰过富春江三桥

穿越水杉大道

我们

进入了梅蓉

梅蓉村里的古屋

默念着自己在以往岁月里的繁华

又咬着浓浓的方言

赞许今日百姓新居的挺拔

梅蓉趣·超级体验计划

奇趣世界·亲子室内主题展·欢乐水世界

彩旗飘扬在村庄

又飘扬在通往田野的主干道上

稻穗沉沉的田野里

有块大大的菜地。村民们

在菜地里挖地，摘豆，铲草，播种

新一轮的蔬菜旺旺地生长

那让人心潮澎湃的稻田

沉甸甸的

欢呼着游人的到来

高喊着收割机过来，隆重地歌唱

来吧，朋友

来梅蓉看看粮食，看看民俗

喝一口土烧酒

唱一句歌——千里里追寻着你